

曹多勇作品精品集

# 大河 湾

曹多勇◎著

命土

搬迁

贩炭

买卖

吃煤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DAHE  
WAN

# 大河湾

曹多勇◎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大河湾/曹多勇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8. 10  
ISBN 978-7-5396-6149-0

I. ①大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73816 号

出版人: 朱寒冬  
责任编辑: 周 康

策 划: 朱寒冬  
装帧设计: 张诚鑫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press-mart.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[www.awpub.com](http://www.awpub.com)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63533889

印 制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65859551

开本: 700×1000 1/16 印张: 16.75 字数: 255 千字

版次: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2.00 元(精装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献给一位母亲似的女人。她无名无姓，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大河湾人。想象里，我端坐在淮河岸边，借用她的嘴叙述了大河湾近二十年的一些人和事。她给了我信心和勇气，并领着我的笔写完这部书的最后一句话。

# 目 录

## 第一章 命 土

001 / 1. 想办法分到那块龙脊地

011 / 2. 挖一条歪歪扭扭的地墒沟

023 / 3. 夏收夏种得多长时间

034 / 4. 种上那块河滩地

041 / 5. 这个闲冬该怎么过

## 第二章 搬 迁

051 / 6. 春天里有了大动静

059 / 7. 庄台坡插满柳树桩

068 / 8. 得跟煤矿人把理说清楚

084 / 9. 干一件垒堤坝挣钱的活

094 / 10. 谁的头脑有毛病

## 第三章 贩 炭

104 / 11. 春天里发生的说媒事

- 113 / 12. 俺家买了一条船  
127 / 13. 眼睁睁钻进圈套里  
137 / 14. 风风光光地遛一趟  
146 / 15. 做一桩折本的生意

#### 第四章 买 卖

- 158 / 16. 脚脖子疼出一桩买卖事  
165 / 17. 盖起两间大锅屋  
173 / 18. 想个整治人的办法  
182 / 19. 这商店到底谁家开  
190 / 20. 开一家没人愿上门的杂货店

#### 第五章 吃 煤

- 200 / 21. 争着去当扒煤工  
209 / 22. 换上谁来当村长  
222 / 23. 夜里守住龙脊地  
230 / 24. 好好地喝这顿酒  
239 / 25. 小煤窑还能开多久  
247 / 26. 结尾 静听淮河的述说

253 / 附录:《大河湾》创作札记

261 / 后记

## 第一章 命 土

### 1. 想办法分到那块龙脊地

还是从分地那年说起吧。

这一年春,大河湾村闹腾起分地。说起来,把生产队的土地按人头数一家一户分开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。别的村去年秋天土地就分割开了,可大河湾村的土地还是被趺拉揽进怀里不想松开。趺拉是大河湾的村支书,大河湾村的一些事得他讲话才能算数。

俺家男人,大名叫个政德,算是大河湾村明理的人。他说,国家政策是一天比一天紧,一时比一时紧,现如今分地的文件都下到公社里了,他趺拉想压能压得住?

村里人心急,面上也急,只是不当趺拉的脸面说。一些不好听的话,只得放在背地里说。

村人说,大河湾村的土地又不是你趺拉家的闺女,看你还能霸多久!

这一天,趺拉松下分地的口,说要带几个人去别处先取取经,回头就照办。

呼啦一声,就有几个人被召集去,都是趺拉的亲信。趺拉对这几个人说,你们回家拿点换洗衣裳什么的,俺带你们去个远地方。

几个人就跟着趺拉先坐汽车,后坐火车,咣里咣当一下出了省界。趺拉领几个人去分过土地的村庄走马观花遛一遭,就一头扎进城市里,尽吃尽喝尽玩。趺拉学习分地经验怎么跑大城市去了呢?

临回头,趺拉才对几个人说,这是俺带你们最后一次出来溜达了,以后只怕想挪出村半步都难了。

村人明白,说趺拉这么折腾还不是想把大队里的钱折腾光。

这一趟风光,俺家政德也相跟着去了。

趺拉原本是没打算叫政德去的。这么多年来他两人一直别别扭扭不对劲。趺拉是大队书记,政德是生产队长。按照道理说,趺拉管着政德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可政德就是不服趺拉管。趺拉想卸下政德的队长还就是不容易卸。两人之间的这些弯弯绕,俺几天几夜也说不清。还是回过头,说这次外出参观的事。趺拉没招呼政德,政德是硬去的。政德跟趺拉说,旁的参观俺不去就不去了,可这分地的事,你没经验过,俺也没经验过。这是牵扯一家一户命根的事,弄乱套,俺这当队长的能对得住乡里乡亲的哪个呢?

趺拉还是没同意政德去,一只手爬上脑袋顶抓挠起来。政德懂得趺拉抓挠头皮不是头皮痒,是在想着推开他的话。政德不想让趺拉从他那糊涂的脑袋抓挠出言词来,急忙打口袋里掏出预备好的纸烟往趺拉抓挠的手心里塞。政德平常里抽老烟叶,趺拉也抽老烟叶。不同的是,政德口袋里从不预备纸烟,趺拉一年四季口袋里却是不断纸烟。趺拉这纸烟是为旁人准备的,公社里来干部啦,去煤矿上找人替大队办事啦,还有遇见一些比趺拉头面光鲜的人啦。只有敬别人的时辰,趺拉才掏出纸烟往自己嘴里塞上一支,算是跟着沾沾光。

趺拉这种做派,村里人都明晓。有时村人憋不住话也说趺拉,大书记,你口袋里的纸烟也掏出让俺们尝一颗香香嘴。趺拉当然不从。趺拉说,你也撒泡尿照照自己的脸盘相,看看可配。趺拉也觉得言语说过头,便改口说,这纸烟是大队里出钱买的,留招待上面来人,俺都



没资格乱抽，莫说你们了。

足见纸烟在那时的大河湾村是多么稀罕。

这天，政德一颗纸烟塞到趺拉手上，也就把趺拉的一颗心塞活络了。趺拉说，政德，那你就回家收拾收拾一块去吧。

一门心思地扒就人，也不是政德一往的做派。政德回家跟俺说这件事，俺还不相信。俺问政德，你挺直多年的脖颈，怎么说稀软就稀软了呢？政德一副鬼鬼祟祟的笑，他不搭理俺。

俺心里明白，政德跟趺拉出门，不是单为游山逛水地鲜活眼，还有别的图谋。政德会有什么图谋呢？他不说不说，俺个女人家，还真头发长见识短，猜不着。

政德是个城府很深的人。他深藏的一些心事，你还真琢磨不透。有时候，俺被撇在一边，干着急，使不上力气，也生气。政德说，一个人呀活着得有许多想头，去思、去虑、去做。要是真没了这些呢，活着还有什么滋味呢？可光有想头就东嚷嚷西嚷嚷，不去思、不去虑，更不去做，到终了还是一场空。俺呢就是不想把一些空空的想头说出来，让你个妇道人家替俺操心，那俺还是个男人家？

政德心里要是揣上个什么想头，他不说不说，俺还是能看得出来的。其间，政德的一双眼睛跟平常不一样，一下点燃起光亮，夜晚蹲屋拐角里像只老公猫，一双眼贼亮贼亮的。这一刻，俺就知道他心里一定揣上了个什么想头，去思、去虑、去做了。一连多少天，这想头都燃着火，烧得他茶不思饭不想觉不眠，两眼的是一日比一日亮，一刻比一刻亮。忽然有一天里，政德睡下了，一夜不起，一天还不起，那鼾声像十八头猪睡一块，哼哼哼的声响震得屋墙都跟着呼扇呼扇地动。这时候，俺就知道政德的想头停止了，那思、那虑、那做便也相跟着停止了。至于那想头里的事情是成还是败，此刻对他都无所谓了。政德人躺床上睡得白天染黑，夜晚泛白。待哼哼的鼾声像被堵住决口的洪水，一憋一停，政德醒了，就见他的两眼迷迷糊糊像暮色四起的黄昏，两眼

底燃烧多天的光亮是一丝一点也不剩。

有想头的政德跟没想头的政德就是不一样，有时候俺看政德就是两个人。有想头揣心里，政德才能活出一种精气神，才能活出一种神道来。

政德跟趺拉去南方一溜达十多天才回头，是一嘴的油光、一脸的油光、一身的油光。政德见识一趟世面，嘴巴也变得关不住话，枕头边是一阵一阵地往俺耳朵眼里刮。政德说，俺们去南方城市夜晚睡觉的地方不叫铺，不叫店，不叫旅社，不叫招待所，是叫宾馆。什么叫宾馆呢？就是住的楼里你找不见一处像茅厕的地方。趺拉能得像见过多大世面似的，领俺们一层楼一层楼找茅厕，临了还是没找见一处有尿味屎味的地方。最后还是俺想起问的女招待员。这些个伺候人的人都是大姑娘，个个长得细皮嫩肉，穿戴得跟天界的仙女一般，那身上还有一股股香气。这香味比俺大河湾村土地上开的花朵都香。面临这么样个姑娘，要不是尿憋得牙根都发胀发酸，俺个大男人家还真问不出口。这些姑娘真大方，一点怯人怯事的羞意都没有，领俺进一间房屋，搭手指指，说这就是洗手间。洗手间不是洗手的地方，就是茅厕。

俺们几个人走进来还是不敢尿。这间屋敞敞亮亮，雪白干净，布置得像个宫殿。地面上莫说没有粪坑，连一丝丝臭味也闻不见，倒是有一串一串的淡香味扑进鼻子里，像是无意间走进开满油菜花的田地里。俺们几个人就这么傻站着，两手捧着鼓鼓胀胀的大尿肚子。俺心里想，莫不是姑娘设下圈套，候俺们尿出来，再喊人逮住俺们惩罚钱？

俺们正迟疑着，走进来一个人，掏家伙冲一只白瓷盆尿起来。俺们看明白，这白瓷盆就是茅坑。这人尿完了，手指扯拉一下头顶的一条细绳绳，哗啦哗啦有水流下来。这白瓷盆被洗刷得白白亮亮。还等什么呢？尿吧！趺拉这咱子想摆出一副大队书记的派头也摆不出来啦，他自己哗啦哗啦竟先尿起来。尿完尿，俺们几个人还舍不得离开这间屋。趺拉带头往白瓷盆吐一口痰。其他人也学趺拉的模样噤里

啪啦恶狠狠地吐几口。

最后，政德才说正题。他说，去那里农村，俺算是知道他个小舅子的趺拉为什么揽着土地不想分开了。分土地不光分土地，连锄耙、扬场锨什么的也分开，牛呀驴呀骡呀的牲口也分开，连生产队的几间牛屋、仓库什么的也保不住。你说说，这分来分去，临终了还不是把趺拉手里攥着的权力也分开了。他趺拉手里没了权，还能整天村前村后人物样地闲转悠？手里没了权，赶明天大河湾村谁人还敬重他，谁家还把他当个人物似的放心上？

十天半个月的说过去就过去了，可晃悠晃荡的，土地还是严丝合缝没分开。这些天，政德白天该吃饭时还吃饭，夜晚该睡觉时还睡觉。俺知道他无论白天还是黑夜，一颗心从没安静过。他跟村里人一样都等待分地的那一刻。这些天变化明显的是政德眼里的那缕光亮。这缕光亮最初就像是清早东半天的鱼肚白，后来又像傍晚时辰燃烧的云霞，现在呢，是血红血红的一道血光，像是阎王的一双眼。

这天大清早，政德爬起床说，俺要赶集看看去。政德还是条馋鬼，俺知道他赶集要紧的怕是得砍斤把肉回头打牙祭。也难怪，这么多天清汤寡水的茶饭吃下来，他相跟趺拉外出沾的那点油腥早消耗光啦。

政德赶集去得早、回得早。买的肉，买的鱼，还打的酒，晃晃荡荡半竹篮。俺一看一下买这么多吃物，心里有点气，心想买点肉解解馋还不就算了，怎么还买鱼、还打酒呢？这么多的好吃物一下吃进肚子里是你政德命里能消受得起的吗？俺瞧见他两眼的血光，还是没吱声。做女人呀就得这样，事事处处得忍着让着男人。这男人呀再不好，做得再错，他也是男人呀。天底下从来都是女人忍着让着男人的理，哪有男人反过来忍着让着女人的理呢？鱼呀肉呀烧熟了，鱼腥味肉腥味也就变成鱼香味肉香味。肉香与鱼香还不同，闻着这香味，莫说男人了，就是俺个女人家也忍不住想偷一块塞嘴里解解馋。细想想男人的好吃也不是好吃，实在是这些吃物好吃的缘故。只是男人们心

里有什么想法爱外露，女人们忍着不说罢了。这么一想，俺心里窝堵的气理顺开。往正堂屋饭桌上端上肉、端上鱼，摆上筷、摆上盅、斟上酒，喊政德过来吃菜喝酒。不想他个死鬼正蹲在墙根一脸苦水地愁着事。俺一下明白过来，政德买鱼砍肉打酒，不是为自己，是想请客。

俺说，你准备请谁个还不赶紧喊，莫不要候过晌午西？

政德点点头，晃动晃动腰身，屁股还是没抬起来。

俺说，你吱吭一声喊哪一个，俺去喊，省得你搬山似的半天挪不动窝。

政德咕哝出一个人的名字，他说是趺拉。俺头脑当刻里咔嚓一响，闪电一般闪条缝又合上。俺不信自己的耳朵，问他，你说喊谁？

他还是说，趺拉。

为分地的事，趺拉一下得罪全大河湾的老老少少，他自己像老鼠一样整天龟缩个头，很少在村人脸面前抛头露面。村人表面上见他面还显得平静，其实内心里恨不能一人吐一口唾沫淹死他个狗×的。俺跟政德说，在这节骨眼上，你还去喊趺拉喝酒吃菜，这不是自己端屎盆往自己头顶扣吗？

俺还摆出道理给政德听，你先前要是跟他趺拉心眼一顺齐，这咱子请他也还能显示你做人的义气，可你跟他趺拉，这么多年什么时辰腿也没插到一条裤筒里过。

政德两腿硬拉硬拉站起身，说，你个头发长见识短的妇道人家知道个屁，俺想请趺拉喝酒自是有请他喝酒的道理。

俺嗓眼里的话咯噎一下咽回肚子里。俺退让一步说，你愿请你就请吧。

政德还是不挪步，两腿软拉软拉，又蹲下身，说，酒菜你收起来吧。晚黑里俺再去喊，省得大天白日招人眼。

这天挨傍晚的时辰，还没等鱼呀肉的上锅灶，政德就出门去了。俺自家里一等等到天色麻麻黑，连俺家门前那棵老柳树都漆黑一团分

不出枝枝丫丫了，还是没见政德回。俺的心咯噔又一响，莫不是政德请不动趺拉，趺拉死活就是不给政德面子？

不一会，家院里响起呱嗒呱嗒的脚步响，俺一听便知是政德。政德走路就是这熊样，两膝盖骨不打弯，两腿像拄着的两支木拐棍，一戳一戳地捣着地面，地都相跟着一颤一颤地动。政德进屋里，脸色平静，两眼血光哗啦哗啦流出来。俺问他，趺拉愿意来？他点头说，待会过来。俺慌忙摆桌、摆凳、摆菜、摆筷。不一刻，趺拉还真的进了俺家。

趺拉今晚里走路没响声，只见堂屋门一明一暗，他便隐进来。十几天不见，趺拉又黑又瘦，胡子长多长，活像个牢房里跑出来的死囚犯。然后，政德跟趺拉两个人一人坐一边围着桌子围着菜就一盅一盅喝起来。喝半天吃半天，满屋光是嘴吃菜咕呱咕呱的声音，光是嘴喝酒叽扭叽扭的响声，就是听不见两人说句话。要是不知情的人见到这场面，必定认为喝酒的是两个哑巴。两人不说话，这顿酒喝得时辰却不小。俺在里屋呼呼一觉醒了，听堂屋还有大动静，吃菜喝酒还能是件累人的事，两人费这么大的气力？这咱子俺是怎么也睡不着，老是觉着似有两头猪冷不丁地跑进屋里来。俺下床，轻手轻脚地偷瞧瞧。你猜猜怎么着，两人都瘫坐地上，酒呀菜的摆地上，还你一盅他一盅地在那喝呢。

……

政德一觉睡至隔天太阳西才醒过酒，复还政德一个原先的模样。这一刻俺才察觉他眼底的血光比昨天更浓更亮。不知咋个夜，政德喝醉酒眼底的血光是个什么样呢？政德人醒过，把押进肚皮里的旧话题翻出来。他说，俺昨天去请趺拉先是他家，不在。趺拉老婆翠花说，趺拉吃罢晌午饭出去的，到现在还没见他的人影子。俺问翠花，趺拉会不会去公社里开会？翠花摇头说，趺拉才不会去公社呢。这些天公社左个会右个会，会会还不都是分地的事。趺拉去开会还不是自己找难堪？俺跟翠花说，那俺去大队部找一找。

俺走进大队院子，满院黑灯瞎火，不像有人的样子。俺刚想磨转身。黑漆漆的大队屋里传出一声咳嗽。时常里，趺拉是权大气粗，咳嗽、打喷嚏什么的，半个村都听得见。这咱子的咳嗽声像个新过门媳妇放出的屁，零碎碎的还拿腔捏调。俺悄手悄脚摸过去，轻轻地喊，书记，书记，俺是政德呀，俺烧妥肉烧妥鱼温热酒候着你过去喝一杯呢。你猜猜怎么着，黑屋里走出来的不是趺拉，还能是头驴？

政德还说，喝过昨夜的一场酒，俺总算明白过来他趺拉揽着霸着土地不是为着手中的权，也不是为自己的脸面子，是心里害怕这个形势。你想想这土地呼啦分开来，还不就变了天，还不就是有权有势有脸的势利也得变过来。不然这天还变个什么呢？趺拉这些天争着拗着一股劲，就像害腰痛病的人遇上刮风下雨天总要疼上几天是一个理。

俺问政德，经你这么一说，趺拉是同意分地啦？

政德摇头，说，看来他还想顶几天。

你没问他什么时辰分？

问这干什么？

你个死鬼呀连这都不问，俺家鱼肉还有酒不是白白糟蹋啦？

看你说的，这分地人人都有份的事，俺还能为此请趺拉？

那你又为着什么呢？

政德眼里的光亮闪几闪，还是不愿说。

日子不紧不慢，晃晃悠悠又过去几天。政德像个生不下蛋的母鸡，有点沉不住气。这天早上，政德又上集去买鱼买肉买酒，不过这回不让在俺家里烧。政德说怕是趺拉不好意思再过来，还是候晚黑里提他家吃喝妥当些。这天挨傍晚，政德就真的把鱼肉提往趺拉家。俺心想这顿酒肯定又得喝到昏天暗地鸡打三更鸣，不曾想天上星星还没出齐全，政德就牵着自己的一副黑影子早早回来了。俺没瞧见他脸红，也没闻见他身上的酒气，还心想他没摸着趺拉家门槛呢。政德哈欠连

天直往床上拱,说,事情办妥啦。他说着话,两眼的光亮唻啦熄灭掉,就像无意间碰翻了两盏灯。政德留下一句话的话尾还压舌头尖上没吐完,鼾声就响起来了。俺没听懂他的话,推摇他说,你醒醒,你醒醒,是什么事情办妥啦?政德翻翻身,停断呼声,总算把压在舌头尖上的话尾吐出来。

他说,明天分地啦。

隔天一早天色麻糊亮的时辰,大河湾村的大人孩子吵吵嚷嚷就起床了。这些村人像麻雀一般村东村西欢叫个不停。村人说,趺拉发出话,早饭后就召集生产队长们开会,琢磨分地的事。俺只得再次摇醒政德,说,你赶紧吃早饭,待会还得去大队开会呢。他人是被俺摇醒,可身子骨睡床上不愿起。他说,困死人啦,俺才睡半觉呢。俺也知他的困积攒了不少,这咱子才睡够个零头呢。

大队院落里,趺拉召集人开会一下开到晌午西。会开这么长的缘由是大河湾村的地不好分。大河湾的土地大部分在淮河堤坝内,少数一点在堤坝外。堤坝外的土地叫河滩地,紧邻淮河,无遮无拦,淮河水容易爬上地里。一年里能平安收季麦算是大恩惠,秋季里就什么也指望不上了。河滩地算是大河湾最差的土地。堤坝内的土地也不一样,紧挨村庄的一截地,村人种这地离家近,可鸡鸭牛羊这些畜生离地也近,这种地一年一年肯定收不安稳。还有一种地离村庄最远,叫洼底沟地,那里地势洼,遇雨水积得多,淌不利索,容易内涝。相比较,大河湾最好的土地不是离村庄最近的,也不是离村庄最远的,是不近不远夹中间的龙脊地。龙脊地的地势高,土质肥沃,还得风水。早点涝点,它都能长出一季季好庄稼。这块地是大河湾人的命根子地。

大河湾村有这块龙脊地,谁家不想分到呢?

趺拉召集生产队长开会遇到的难题也就是龙脊地该怎么分。最后还是趺拉定的音,说龙脊地只一百零几亩,不能让几家分掉,也不能家家户户都分,说先定四十家,每家两亩半。人多的人家,地亩不够

数,再用河滩地补。

大河湾村这么多户人家,哪四十户分龙脊地呢?不用趺拉再往下说,会场下面已齐声叫道:抓阄!抓阄是抓人的命。该谁不该谁,都是自个命定的。是命定的事,还能说个什么呢?

抓阄定在当天下午。

俺听准这音信,跑回家来跟政德说。政德像是睡床上不吃不喝还长肉似的赖着不起,俺两手摇他是一下比一下重,政德还是人醒身不醒,连个身子骨都懒得翻一下。俺说,趺拉,下午里就得分龙脊地。他眼不睁,话说出。他说,龙脊地不就是分四十家,一家两亩半,下午抓阄吗?俺的话咯噔一下停住。他人睡在床上,不是神仙,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呢?

俺说,你知道你还不起来去抓阄?不想他还是说,你没见俺睡得正香着吗?抓阄你自个去抓就是了。他的困瘾要是没过去,你叫他做什么事情都做不成。

这抓阄的事确实不是女人的事。政德要是不困得扒不着床沿子,这事还能轮到俺个女人上前?下午里,俺换上件干净的衣裳,净过头脸,还专门拿胰子把两只手洗得滑滑净净的。人都说女人天生的不干净,抓阄碰不见好运气。俺这么拾掇一番,是图心里安泰些。

抓阄的地点在大队院落里,大河湾村一户一个白纸团,一百多个,花生似的装满半笆斗。这只笆斗此刻就在趺拉的怀里,村里一家一人排长队走近趺拉,从他怀里抓出一个白纸团,无论“有”还是空白,都交旁边的大队会计正田记上。俺排中间,轮上俺,龙脊地被抓走一多半了。俺个女人家怎么都是一副没出息的样,手伸出去,自己怎么也当不得它的家。那个抖呀,哗啦哗啦像风吹一树的枯树叶。好容易捏着个白纸团,展呀展的还是怎么也展不开。趺拉伸手夺过白纸团,交给正田。正田也没怎么展开白纸团,声调很高地喊:有!俺一旁里使劲挤巴挤巴眼,怎么也没瞧见白纸团上像有字的样。俺大字不识一个,



一张白纸上有字没字还是能看出的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
不管怎么说，俺家能分两亩半龙脊地还是件大事情。俺出大队院慌里慌张往家赶。这么好的事情不回家跟政德说说还能跟谁说呢？政德这回是不用俺推磨似的叫喊了，你猜怎么着？他自个起来了，这刻正坐在桌旁吃呀喝的呢。他没容俺说话，抢先说，俺看你那气色，俺家莫不是分到了龙脊地？俺当刻就呆愣住了。俺能觉着脸上的喜色像经雨的土坯墙一块一块往地上掉落着。相跟着俺心里就明白，这龙脊地根本不是俺抓阄抓着的。这么说来，政德心里暗藏多天的想头也就是得到两亩半龙脊地。这咱子他得到了，俺心里却空落落的，有一种被人哄骗的感觉。政德做这事也是为这个家，他还是俺男人，俺当他的面能说个什么呢？

政德吃饱喝足，又是一副精神十足的模样。他扛把锨要去大队里候着趺拉去丈量分下龙脊地。

这一年，俺家拢共分到三亩地，正好一人平摊一亩地。两亩半龙脊地，半亩河滩地。

## 2. 挖一条歪歪扭扭的地墒沟

这些天忙东忙西，光顾着分龙脊地，家里少人也没注意到。这天早上，政德一下想起懒瓜，喊，懒瓜，懒瓜！等等，没回音。他问俺，这些天分地不分地的，生产队停下农活，懒瓜吃饱饭都干些什么呢？

经他这么一提醒，俺也不知懒瓜这些天没踪没影的都在哪里呢。

懒瓜到底躲哪去了呢？其实，懒瓜这些天正干他懒瓜爱干的事，在屋里扯呼睡大觉呢。

俺家是两间堂屋、两间锅屋。堂屋是土坯墙、秫秸笆、麦草顶；锅屋也是土坯墙、秫秸笆、麦草顶。只不过堂屋宽些、高些、敞亮些；锅屋呢，窄些、低些、阴暗些。这些房屋一溜排盖在堤坝上，堤坝呢，是面临